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近代史 资料

知识产权出版社

近代史資料

一九五四年 第二期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編輯

知識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10

(近代史资料. 第二册)

ISBN 7-80198-588-5

I. 近... II. 中... III. 中国—近代史—史料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2751 号

近代史资料 第二册 Jindaishi Ziliao

编 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

责任编辑: 范红延 兰 涛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邮 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cnipr.com> 邮 箱: zscq-bjb@126.com

电 话: 82000860 转 8324 传 真: 010-82000890

印 刷: 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5.25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字 数: 111 千字 定 价: 4000.00 元 (共 100 册)

ISBN 7-80198-588-5/K·005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近代史资料》丛书出版前言

《近代史资料》创刊于 1954 年，至今已出版 114 期，现知识产权出版社将本刊自创刊号至 100 期结集重印出版，实为中国近代史学界办了一件很有学术价值的大好事。

《近代史资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办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久的刊物之一。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本所成立之初，范文澜所长为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在组织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同时，于 1954 年在本所成立以荣孟源同志为主编的《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出版《近代史资料》，郭沫若院长亲自题写了刊名。

《近代史资料》作为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新中国建立后国内唯一专门刊载中国近现代史文献资料的期刊，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和推动其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国内外史学界享有一定声誉。但它曾两度停刊和复刊，且由定期改为不定期，致使一般读者和科研单位，很难将已出各期搜集齐全，今百期结集重印出版，实有必要。

近代史研究所历来重视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并以此推动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特别是范文澜、刘大年、黎澍、李新等前辈史学家，对此备加关注。《近代史资料》编辑室就是在范老直接关心指导下成立的。

自创刊以来，《近代史资料》陆续刊出 1840 至 1949 年中国近代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民俗风情、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史料，其中有档案、函电、日记、

著述稿本、回忆录、访问记、调查报告、照片、拓片等原始资料，还有年表、统计表及资料考证著作，以及外文相关资料的译文。《近代史资料》编辑室从创立至今，以搜集、整理、编辑出版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为主旨，编辑《近代史资料》期刊，仅是该室任务之一。很多列为国家、院、所重点项目的大型资料丛刊、资料集，都是历届所领导提出课题任务，《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牵头承担，并组织所内外专家学者完成的。这类专题资料集均先后多次获得国家和社会科学院的图书奖、优秀科研成果奖及省部级奖项。所以说在此五十多年间，本室共编辑出版了约 1.1 亿字的史料书刊，这包括期刊、专刊、大型丛刊、汇编、资料集等数十种，其中如《近代稗海》、《北洋军阀》、《抗日战争》等大型史料集，所收入的多为稿本、孤本、珍本和中外档案文献资料，深受学界、学者的关注和好评，成为学者和教学单位的重要参考用书。

然而，因为这些史料书均出版于多年前，坊间早已很难寻觅到它们的踪影了。作为几十年从事近现代史料编辑工作的老编辑，我衷心地希望这些丛刊或资料集也能有重印和再版的机会，若有可能再版，实乃嘉惠学林之善举，功德无量。

章伯铎

写于 2006 年 11 月 10 日

目 錄

英國檔案館所藏有關義和團運動的資料	王崇武譯 (一)
辛亥革命浙軍攻克南京紀實	呂公望 (三三)
辛亥革命浙軍進攻南京記事	張效巡 (四五)
對德奧參戰	許 田 (五一)
請看今日之蔣介石	郭沫若 (九九)
爲什麼要打倒蔣介石	湖南全省總工會宣傳部 (一二〇)
緊急法令下馬來亞華僑情況	鍾 沅 (一二六)
中國工業發展初期的廠礦統計表	汪敬虞 (一四五)
	李一誠 (一四五)

圖 片

義和團六幘

辛亥革命十四幘

英國檔案館所藏有關義和團運動的資料

王崇武譯

編者按：下面的幾封信是從英國檔案館所藏有關義和團運動的報告中選擇的。它是當時英帝國主義的駐華公使、傳教牧師以及侵略軍官向英國政府所作的秘密報告（其中有幾封信還註有「密件」"Confidential"字樣），一向沒有公開發表過。從這些文件裏，可以清楚地看出英帝國主義者的侵略行爲、滿清政府的媚外投靠，以及英勇的中國人民不甘屈服於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頑強的反抗精神。

目 錄

英國駐北京公使寶納樂(Claude MacDonald)致英國外交大臣薩里斯布里侯爵(The Marquess of Salisbury) 信 一九〇〇年一月三十一日 英國檔案館編號 F.O.17/141

附件：白朗致英國教會牧師關於卜克斯案的調查報告

寶納樂致英國外交大臣信 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F.O.17/143 原註：「密件」

附件一：北京西城張貼的揭貼

附件二：英國駐天津領事賈禮士(Cates)致英國駐北京公使寶納樂信 一九〇〇年五月二日

附件三：寶納樂致滿清總理衙門信 一九〇〇年五月十八日

英國檔案館所藏有關義和團運動的資料

寶納樂致英國外交大臣信 一九〇〇年六月十日 F.O.17/1413 原註：「密件」

附件：寶納樂致總理衙門公函 一九〇〇年六月二日

英國駐芝罘軍官衛德曼(W. Tratman)報告義和團在山東活動的情況 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F.O.17/1413

寶納樂致白爾特(Bertie)信 一九〇〇年九月四日 原註：「私人信件」 F.O.17/1413

英國駐北京公使寶納樂 (Clandon MacDonald) 致英國外交大臣

薩利斯布里侯爵 (The Marquess of Salisbury) 信 一九〇〇年一月三十一日

英國檔案館編號 F.O.17/1411

關於最近在山東發生的英國傳教士卜克斯(S.M. Brooks)被殺的詳情，我現在把山東區教會傳教士白朗(Brown)及馬仁(Mathens)所寫的關於該案的調查報告寄給你。

甘伯樂(Campbell)明日(二月一日)可以到達濟南府，他曾去過山東省膠州和濰縣，蘇格弟(Scott)主教已指示原住該地的一位傳教士來接他，並告訴他一切重要情況，以便他去和山東巡撫袁世凱交涉。

附件 白朗致英國教會牧師關於卜克斯案的調查報告

下面關於卜克斯之死的報告是我和馬仁寫成的，我相信它對該案的真實情況作了正確的敘述。

白朗 一九〇〇年一月十四日於泰安府。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期五）早晨，卜克斯由泰安回平陰教會區。在前一天（二十八日），他收到馬仁的一封信，信上說在平陰境內發生了嚴重的暴動，尤以靠近黃河那帶地方爲甚。卜克斯本來打算在週末離開泰安，得此消息後，立刻決定第二天動身回平陰，以便協助馬仁。那時並沒預料到去平陰的路上有危險，事實上，我們在泰安並不知道他必須經過的那帶地區出現了暴徒，加以，大家又相信大刀會只殺中國教徒，並不和外國人爲難。

卜克斯僱好一隻驢子騎着去平陰，趕驢子的人便是他的唯一旅伴。那天晚上他住在肥城境內的一個名儀仙的鎮市中（距泰安九十里），第二天黎明前又上路去平陰。約在上午十點鐘，他走到儀仙鎮以西三十里的張家店，當他從正街走過時，便有鄉民惡聲地辱罵他，後來他便被一羣大刀會的徒衆包圍住，據說大刀會的徒衆約三十人，頭帶紅巾，手持大刀，立刻把他拖下驢背。他設法逃到一個廟內（據說是一民房）去躲藏，但當地居民把他拖出來交與大刀會。他努力掙脫險境，並從一個大刀會徒手中奪得一把大刀來自衛，但他絲毫也殺不着敵人，反而使自己的頭部和手腕都受了重傷。他隨身帶有二十兩銀子，於是向拘捕他的人提議，願以此款作贖身錢。拘捕人接受了他的錢，可是却告訴他：「我們不要你的錢，而是要你的命。」該鎮地保反對大刀會把卜克斯殺在那裏，並說：「你們要殺，在鎮區外去殺，不能殺在鎮區內，以免我遭到連累。」這位地保既不設法營救卜克斯，也不立刻把這事通知肥城知縣。於是他們（大刀會）把卜克斯綁起來，帶往平陰縣，經過蕭店（此處住有基督教徒），到達小景閘（Hsia Ching Tza），在一家飯舖裏停息了一會。這地方恰在平陰肥城的交界處。

這時發生過什麼事情很難說，不過，據說，他們停留的那家飯店老闆，與大刀會有勾結，是一個出名的暴徒。

大刀會徒衆把卜克斯帶着繼續往西行，到了距小景開不遠的一個名叫小槐樹（Sau Hwai Shu）的地方，離開去平陰縣的大路，轉入一條通平陰縣境內一個名毛家舖的小村莊的小路，在這兩條路分岔的地方卜克斯拒絕離開大路，可能就在這時候，拘捕他的人完全剝去了他的外面的衣服，只留下一件汗衫，那天氣候很冷，並且下着雪。早在三天前——二十七日——便有一羣暴徒襲擊住在毛家舖的一個姓桓（Huan）的天主教徒，將其全部財產燒燬，並將當地的一座道觀作爲臨時聚會所。道觀內的道士也是大刀會的會員。不顧卜克斯的拒絕，他們仍把他拖到了這個村莊，據傳說（不知是否確實），在這村莊裏，卜克斯力求大刀會徒釋放他，自願出五百兩銀子作贖金。至於大刀會會徒是否考慮要這筆錢，我們不知道，不過，可以肯定，這時候他們會給予他一些食物，然後才又把他帶回早上在小景開停留過的那家飯店。全體大刀會徒衆在這飯店吃晚餐。在他們吃飯的時候，卜克斯被捆在距飯店幾碼遠的一棵樹上，在這個危急期間，倒底發生過什麼事情，傳說紛紜，最初有人說：「卜克斯設法脫逃了，並向平陰奔逃。」又有人說：「他暈過去了，大刀會會徒把他從樹上解下，丟在路上，他已人事不知，但他醒過來以後，便企圖逃走。」然而實際發生的事情似乎是這樣：上面提及的飯店老闆，先將卜克斯打得遍體鱗傷，然後唆使大刀會徒去殺死卜克斯。於是他們把卜克斯帶到約五十碼遠的一個地方，在路旁一塊大石頭上將卜克斯殺死，這塊石頭上現在還留有血痕，屍首拋在路旁約百呎深的山

溝裏。屠殺卜克斯的地方屬肥城縣，但距平陰縣邊界非常近。

當卜克斯被俘的消息傳到平陰馬仁處時，正是卜克斯被大刀會徒衆殺死的時候（即在下午三點鐘）。星期六（十二月三十日），他立刻去會平陰縣知縣，同時派人送信給肥城知縣、泰安教會以及山東巡撫，並且又打電報給北京的主教。一月一日（星期一），平陰縣令派人出去偵察，正午偵察隊回來，帶來了卜克斯被殺並尋得其屍體的消息。在同一天上午，馬仁報告卜克斯被俘的信件到了泰安，白朗立刻派出第二支偵察隊，但兩小時後，住在大官莊（Ta Kuan Chuang）附近的一個教徒也來到泰安報告卜克斯被殺的消息。平陰縣境內及其周圍地區的動亂情況和平陰知縣無力供給一支衛隊，使馬仁（他已不得不避居在縣衙門）既不能親自到謀殺的地點去查看，也不能設法搬走卜克斯的屍體。泰安方面，在得到卜克斯死訊後，白朗立刻派泰安私塾教師（周某）帶領由姜（Qiang）提督供給的一支武裝衛隊，去肥城將卜克斯的屍身運往平陰埋葬。肥城官吏已經到出事的地點視察過，驗過被殺者的傷痕，並買棺材命當地地保收殮屍身。到此時為止，該縣縣官一直對馬仁由平陰寫給他的信不敢回答。他得到白朗的信，便立刻把裝着卜克斯的棺材運送到平陰，一月三日晚上棺材運到，馬仁把它放在教堂內。星期四（一月四日），泰安知府，陪着巡撫從濟南派來的特別視察官臧（Tsong）君到達平陰，臧君本來奉命找尋卜克斯，因為那時卜克斯的死訊還沒傳到濟南府，等到這消息傳到後，他又奉到第二道命令，命他採取一切必要手段逮捕兇手。儘管上級官員有種種指示，臧君和泰安知府既不願去看看卜克斯的屍首，也沒對這件事情有所處置。而泰安知府甚至引證事實來污蔑馬仁說：「德國人在泰安附近殺死一個

中國老百姓，你們外國領事一點不理這回事！」終於在星期五（一月五日），泰安知府和當天到達平陰的肥城知縣以及馬仁一同在教堂內檢查了一遍卜克斯的屍身。星期六（一月六日），在平陰教區的公墓舉行安葬。此後，幾縣的地方官吏採取積極辦法，逮捕了幾個與謀殺有關的罪犯。

山東巡撫袁世凱對於卜克斯案很表同情，而且熱心辦理善後，可是在平陰、肥城縣境內的大刀會首領仍然沒有捕捉到。

報告人
白朗
馬仁

一九〇〇年一月十五日於泰安府。

賈納樂致英國外交大臣信

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F.O.17/1413 原註：「密件」

在上次的公文裏，我已經向你報告過，儘管中國政府已經對華北區的反基督教運動採取比較堅決的態度，但北京附近仍然存在着受義和團威脅的徵象。

中國政府對義和團一向採取姑息放縱的態度，對各國公使自正月以來疊次提出的警告和建議則採取漠不關心、拖延敷衍的態度，等到他們覺察到情勢危急，已經事態擴大、難於處置了。結果義和團的活動範圍不但沒有縮小，在四鄉的謠言反而愈多，這說明義和團的武裝部隊已逐漸逼近北京了。同時在北京城內，有許多青年男子跟教拳的師父學習拳術；在通街大道惹人注目之處更出現了許多排斥

外國人的揭帖。這種種現象使教會中的中國教徒感到恐怖，於是慌忙跑來報告外國牧師。

附寄給你一張翻成英文的揭帖，可以反映出義和團的領導者用以推行其愚昧迷信的計劃。像這類揭帖，公使館收到了很多，其中大部分文詞粗俗，蓄意誹謗、侮辱外國人，主要意思就是必須殺盡外國人。我已不止一次地提醒中國總理衙門，請他們注意這些揭帖，他們答應將採取適當辦法阻止這種恐嚇舉動。

又附給你天津領事館的一件公函，其中指出直隸北部普遍存在着危機。

本月十八日，由倫敦會那裏得到消息，說北京東南四十哩地的教堂被義和團搗毀，一位中國傳教士也被殺了，我當時便寫信給總理衙門（見附件三），告訴他們已發生的暴行，並敦促其盡力設法處置，以免再發生類似的事件。當天我又親往總理衙門探詢他們所採取的辦法，向他們着重提出必需保護離城較遠的鄉村教堂。

當時在總理衙門的大臣說，中國政府已經警覺到局勢嚴重，昨天已下諭，命令北京九門提督、治安首長會商迅速撲滅義和團的有效策略，限他們數日內將商討的辦法奏明皇帝；至於鄉下，直隸總督裕祿發已出緊急命令，用嚴厲的手段鎮壓義和團。總理衙門大臣坦白的談論到還有許多實際困難必須克服，不過他們很鄭重地告訴我：「請轉告英國政府，這些實際困難一定可以克服，在短時期內也一定能够撲滅義和團。」

總理衙門大臣說話的音調比言語本身更使我感覺出他們的態度顯然已有所改善，因此我感到興

奮，自覺六個月來我和各國公使在這方面的努力畢竟不是沒有收穫的。

次日（五月十九日），外交團的首領西班牙公使把法國公使的信及信內附件送給各國公使傳觀，並通知在第二天開會討論信件和附件的內容。

在樊國樑（M^{rs}. Favier，法國主教）寫給法國公使的信裏，簡直把北京的情況描繪成暗淡無光。這位法國主教宣稱目前北京的情況十分類似一八七〇年天津教案的前夕，因此他主張必須調海軍來北京保護法國傳教士的生命。

昨天各外國公使按時舉行會議，會上法國公使說：「樊國樑的恐懼和我已收到的其他報告都使人深覺目前局勢的嚴重。」他申明完全不信任總理衙門所採用的辦法是有效力的；並且還宣告這決不是誇大目前的危險性。

樊國樑主教已在北京住了三十多年，並且經常與中國各階層人士有交往，因此大家感覺，只要合理地去掉他受中國教徒們過度驚恐的影響而流露在文詞上的恐怖色調，他對目前局勢的明智意見決不可置之不理。會上大家認為，僅就目前的情況來判斷，局勢的發展尚未到達需要調兵保衛使館的程度。法國公使畢盛（Pichon）沒有堅持調兵保護使館，他草擬了一份聯合通牒，其中要求中國用特別的辦法撲滅義和團，並建議授權外交團首領西班牙公使將此聯合通牒送交總理衙門。大家經過一番討論之後，才在會上通過了聯合通牒中提出的條件。

今天西班牙公使已將聯合通牒送往總理衙門。

德國公使在會上着重提出，如果總理衙門對聯合通牒的回答令人不满意，或者中國政府不執行外國公使提出的條件，那末，我們就必須決定採取共同行動。他認為，在目前這種情形下，只調集軍隊保護使館，還不足以使中國政府警惕。最能強迫中國政府就範的有效辦法是集中軍艦於山海關附近，必要時，軍隊由山海關登陸直接開往北京保護外僑。

這建議得到與會各國使節多數人的支持，於是決定由各國公使將此建議作為附件呈報本國政府。我同意這決議，可是由於外國使節的聯合通牒所提出的條件並不比中國政府早已提出作為平定騷動的諸原則更苛刻，我深以為沒有理由預測我們將會得到不滿意的答覆。

關於在北京的歐洲人處境危險的說法，我必須承認我沒有一點事實來證實法國神父的陰暗的預見，……根據我自己和公使館同人的經驗，從中國教徒所表現的恐慌上，我們可以推斷真正受到暴力威脅的倒是這一批人。

我相信，只要下幾天大雨，消滅了激起鄉村不安的長久的旱象，將比中國政府或外國政府的任何措施都更迅速的恢復平靜。然而天降甘霖是如此的不可期，保障安全的可能性，我認為有賴於今後幾天內中國政府是否表現出有決心有能力來盡職責。

附件一 北京西城張貼的揭帖

在北京某一條街上，有義和團團民在半夜看見一位天神突然降臨到他們面前，天神默立了許久，全區團民俯伏禱求，然後才聽見一種震人的聲音說道：「我非別人，乃玉皇大帝現身下凡。知汝輩虔

心信神，特降凡頌旨，令汝等知道，世道將大亂，此天意注定，不能挽回。混亂擾攘均由洋鬼子招來，彼等在各地傳邪教、立電桿、造鐵路，不信聖人之教，褻瀆天神，其罪擢髮難數。我極爲震怒，大發雷霆，日夜熟思，本想命令天兵天將下降凡塵，但又想到他們也無力挽回天運，因此，我才率領天神天仙下降凡間。凡義和團所在地，都有天神暗中保護。今告爾三界人士，必須萬衆一心，必須精練義和團拳術，然後才得熄天怒。

凡義和團一經練通，逢三三或九九，或逢九九及三三，便是妖魔遭劫之時，天意命汝等先拆電線，次毀鐵路，最後殺盡洋鬼子。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搗亂所致。

汝輩皆虔心奉神之人，應協力同心，共滅洋鬼子，以熄天怒。善行必有善報，消滅洋鬼子之日，便是風調雨順之時。

我今明白示汝，汝輩可將天意傳播各處。」

這是我親眼所見，因此大膽執筆記下來，凡信這個揭帖所說的人，將有善報，不信的人，將有惡報。上天愠怒，皆因毀了玉皇廟。玉皇大帝看出只有義和團虔誠信天，向天祈求。

如果以上我所說的是故意假造的，五雷將霹了我。

（陰曆）四月一日（一九〇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附件二 英國駐天津領事寶禮士（Carles）致英國駐北京公使寶納樂信 一九〇〇年五月二日

值得向你報告的是，儘管侮辱外國人的揭帖依然在很大範圍內傳播，但天津附近中國當局採取鎮

壓義和團活動的手段已收到相當效果。

在永清地方，攻擊該地英國教會的張貼揭帖者被迫向孟（Norman）牧師道歉，自此以後，該地人的仇外高潮才鎮壓下去。

努力鎮壓義和團的固安縣知縣更懸賞鼓勵捉拿義和團首領、報告其住處。據說因為西太后下了一道詔令（這詔令可能包括在最近的上諭內），使他突然取消了賞格，因而當地人民立刻對中國教徒表現出露骨的仇視，以致使駐在該處的傳教士甘某（Grant）立刻把家眷搬走。

我向天津總督裕祿報告固安的情況之後，他立刻派兵到那裏，幾天以後，固安的情形便好轉了。我所看見的最惡毒的揭帖是從大城縣傳出的，我把這些揭帖寄給天津總督，他立刻發出命令，嚴禁揭帖出現，並盡可能拏辦那些寫揭帖的人。

卡拉德（Claylard）在四月二十二日通知我，他得到保定府的電報，說前一天在獲鹿城外的蔣家莊（Chiang-Chia-Chuang）有大批基督教徒被殺。

兩天以後他又告訴我：「這次騷擾確實利害，但只一個基督教徒喪命，而義和團倒有七十人被殺。」他又說：「羅馬天主教士聽我的勸告，把槍分發給教徒。」關於這次事件的細節，我已收到保定府方面的報告，說有一百一十個義和團團員侵犯那地方，於是義和團與天主教徒衝突起來，結果恰如法國領事的報告。

這種好轉情況由於直隸北部及東北部存在着相當程度的不安而不免減色。在高陽、景州之間的地